

文学认知研究的精妙科学

文/Peter Stockwell¹ 译/马菊玲²

(1. 英国诺丁汉大学 英文学院; 2. 宁夏大学 外语学院, 宁夏 银川 250021)

提 要: 本文探讨了目前认知诗学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指出认知诗学的研究范畴, 强调文本性和文本机在认知诗学中的核心地位; 然后探讨了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并提出认知诗学研究的几个重要原则; 最后指出认知诗学发展的美学和伦理学走向, 认为意义、情感和道德三者的结合能使认知诗学综合、全面地研究文学作品, 为文学阅读提供更有有效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 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范畴; 认知诗学原则; 美学和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2)06-0001-06

The Artful Science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y

PETER Stockwell MA Ju-l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some key issues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cognitive poetics. It first explores the range of cognitive poetics, emphasizing the centrality of textuality and texture in cognitive poetics. Then it follows to outlin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ognitive poetics and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cognitive poetics. Lastly, it concludes the aesthetic and ethic tendency in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ssuming that the connection of meaning, feeling and moral relationships allows cognitive poetics to encompass an integrated account of literature, which in turn aspires towards a reasonable account of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reading.

Key words: cognitive poetics; the range of cognitive poetics;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poetics; aesthetics and ethics

一、人间幻体

当前很多人具有双语或多语能力。对有文化素养的人来说,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理解多元文化的文学;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 文学无疑关系到语言加工能力; 而对文学批评家来说, 如果他们受过正规的语言学训练, 那么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一定会大为改观。但遗憾的是资金最雄厚、最先进的文学研究都在欧洲单语国家和美国的大学, 而在那里, 文学批评家和应用语言学家在不同院系供职是普遍现象。令人惋惜的是, 西方文学系和学术团体的语言话语水平不够专业, 信息匮乏, 他们追逐哲学风尚, 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语言艺术科学研究。

文学批评家探讨语言时, 通常依赖早已过时的阐释, 并且这些阐释大都是 20 世纪初语言研究的误用。现代语言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的许多真知灼见并未被用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家更喜欢讨论抽象的语言, 或者把语言当作一个松散的术语指涉某些具体的概念, 如语域、语义或句法选择或文体等。如若涉及近 20 年的当代语言学, 文学领域更显薄弱; 对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教学改革所带来的深刻见解, 文学研究知之甚少。那些意识到这些变化的学者也只在边缘探讨文学——大多是在教育学院和应用语言学的语

言课程上, 而文学机构则将其囊括在“文体学”这一通用术语之中。

同时, 在各国文学系和所有文化中, 文学研究主要是文学史研究。按照 Jameson (1981) “不断历史化”的观点, 从美国到中国的文学院, 文学批评采取的都是史评范式。当前文学家都以他们的“时期”划分自己, 指派职位, 如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中世纪研究专家、浪漫主义时期专家或是专攻 19 世纪后期小说的学者等等, 很少有人以研究方法或途径划分自己的专长。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常常隐没在文化研究的泛语篇中或被僵化地当作追溯作者身份、编者编纂或作品的传播和历史的依据。这两者都使文学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学阅读相去甚远。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专业阅读而非普通读者的自然阅读, 专家的解读对广大受众来说晦涩难懂。

尽管人类有无数鲜活的读者, 文学家们却更专注幻体(ghosts)——久逝的作者和成就他们的文化。实际上, 作者被双重幻化: 既被当作穿越时代进行交际的人语, 又被文本石化而成为历史奇葩。和许多人一样, 我在维罗纳朱丽叶的阳台上拍照, 在托斯卡纳薄伽丘的小山顶上读《十日谈》, 在巴黎的海明威咖啡厅喝啤酒, 在狄更斯的书桌前小坐, 在托马斯·哈代小屋的英式乡间花园里散步。但当我做这些事情时, 我意识到我是个度假的旅行者而不是在做文学研究。文学院的诸多研究与这种旅游活动相差无几——它们关注

的是作者生平、写作动机和关于著作的传记活动等细枝末节,并且这类文化研究通常在语篇的非技术层面和对话层面上进行。这些可能成为有趣的史料,但并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现实读者又成了穿越过去的幻体。

相反,我们应当观察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表现。当然,这会涉及到读者反应的历时研究,但我们应当从一个恰当的视角来看历史。历史主义喜欢历史化除当前之外的每个时期,历史化其他所有的批评方法,但却意识不到它自己在数千年的文学研究中短暂而渺小的历史地位,这是有悖常理的。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中国的刘勰,传统研究都强调对文学语言的细致分析,认为意义、审美和作者、小说人物、读者的伦理密不可分(Hogan,1996)。中断了几十年后,文学研究似乎渐渐耗尽了完全对历史的那点依附,再次转而探讨文学阅读的人文性。

然而在其间若干年,我们却身在异处。我们不能仅仅从中断的地方重拾“前理论”(pre-theoretically)。近年来人类知识的主要变化表现在我们对心智认识上的进步。尽管认知科学仍处于发展初期,但与过去的几千年相比,它更为准确地洞察到了社会有意识的人的认知加工、感觉和体验。文学研究,无论新旧,长久以来都把读者和作者当成理想化的、隐含的、抽象的幻体,将他们视同天才,或用书籍和思想代替他们,或语焉不详,弃之不顾。这样的时代正在改变。

二、认知诗学的研究范畴

认知诗学是认知科学在文学阅读中的应用。这一简单陈述包含诸多活动和不同重点。比如我的研究基于英国和欧洲的文体学传统,主要涉及文学文本的文体风格、情景语境及读者的阅读体验和阅读目的。该领域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美国的新批评、德国的阐释学以及文体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代语言学革命为文体学系统地分析文学文本提供了首样工具。近几十年来,随着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发展,文体学的分析方法不断拓宽,这为文体学家在社会意识形态下探讨文学语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年,计算语料库语言学为文体学注入了巨大活力(Carter & Stockwell 2008)。对我来说,认知诗学同样是文体学的发展,为我们解释文学阅读效果提供了更好的工具(Stockwell, 2002, 2009; Gavins & Steen 2003)。

在我的研究中,文体学传统是认知诗学的核心。甚至有人用“认知文体学”强调这个重心(Semino & Culpeper, 2002)。认知诗学极为注重文本性(textuality)的语言模式,但更把文学看作是“意向性客体”(heteronomous object)(英伽登,1973),也就是说,这个客体不仅仅是文本的自动存在,更是主体意识的互动活动。换句话说,文本很重要,但文学只有被阅读才能存在。这就强调了(仍用英伽登的术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work)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text)。解释读者阅读文本的互动、无形的过程及其感

知效果并非易事。

该观点使文本依据(textual evidence)成为认知诗学的核心。文学认知阐释的不同方法,归根结底,是由于采用了不同形式的依据。比如,对于具有文体学传统的认知诗学,阅读文学作品常常体现为大量准确地描写语言特征。有时这种方法很像传统的文体分析,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传统文体分析已隐含读者因素,关注感知效果。例如,解读一首爱情诗可以分析称谓(addressivity)的语言特征,如代词、称名方式、词汇非正式度、表现对话者关系亲密度的方式等等。这些大都是指示(deixis)问题,可以从文本形式中准确识别。这种分析并没有超越30年前的文体阐释方法,但是,各种声音和人物的心智模型、视角的管控和保持、读者对诗性声音的移情或反感、距离远近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效果。描写读者阅读活动中的指示,不仅要识别文本特征,同时还要解释读者如何使用这些特征。文学文本中的自在形式是“文本性”的一部分,读者所感知的文本性的意向性特质为“文本肌理”(texture)。正是这个微妙的差别体现了文体学和认知诗学不同的侧重点。

基于文本形式和文本肌理这两个特征,具有文体学传统的认知诗学提出了它的有效性。首先是外部有效性,是指认知诗学的分析模式或框架通常来自基于证据或观察的语言学领域,相应地,把验证过的语言模式用于文学文本的语言研究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有效性。其次是内部有效性,指应用的分析框架应当准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框架能准确地分析或识别文本的语言模式,那么分析就具有一定有效性。在这一层面上,如果识别有误,很有可能会发生曲解。最后是结果有效性,是指分析结果可供其他读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去验证。综合有效性的这三方面看,认知诗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内省法,因为语言学术语和框架的广泛使用和趋于开放、清晰的描写会减少个人之见和纯主观的危险。

并不是所有的认知诗学家都认为这种弱化的内省法切实可行。认知诗学的实证研究传统也较有影响,其目的是创建一种更具实验特色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者认为,仅证实文本特征与研究者的认知过程的互动特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一定控制条件下把这些效果复制到一些受试读者身上。这是相对定性的研究方法,采用讨论小组、问卷调查或自我报告等工具获取各种不同的读者反应。这种方法把读者反应理论化,从认知视角得到较为可信的阐释。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阅读小组(reading groups)开始感兴趣并用它们作实验对象。一些非专业读者通常聚集在家庭、当地图书馆、学校或咖啡厅讨论他们读过的小组。很多小组还做笔记,并把他们的阅读反应上传到博客,研究者因此可以获得专业研究外的自然语料,或者以研究者身份参与小组活动。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把语篇分析和社会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Allington & Swann 2009; O'Halloran, 2011; Whiteley 2011; Peplow 2011)。

还有一种相对量化的实证研究,识别文学阅读的某些

特征或感知效果,收集读者对控制严格的测试的反应,将其制表、转换成数字,使之具有统计意义。这类研究有时使用可客观测量的语料,如面部表情和手势反应、眼动跟踪或其他显著的身体动作,研究结果可能是文本标记或受试者的自我报告(Gerrig,1993;Miall,2006)。

认知诗学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甚至是奠基性的方法源自Reuven Tsur(1992)的开拓性研究,把认知诗学的实证方法推向唯物主义极点。这种神经解剖学与文学的结合无疑就是被普遍称为“文学与大脑”的研究。关于对该研究的片面指责可参阅Byatt(2006)和Tallis(2008)。许多文学认知研究学者认为大脑与书本之间必须有“心智”(mind)这一概念层。核磁共振(MRI)扫描仪可以记录读者的大脑活动,但这些影像记录无法显现文学作品之妙处,它的研究成果对语言加工过程或一般性的创造性活动尚有价值,但与文学文本的独特性研究相去甚远,因而不能称之为文学研究。该研究对大脑科学很有益,但不适合文学研究。

简化论常常批驳认知诗学。例如,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短篇小说或叙事作品中的行为场景等等,都有可能找出相同的图式模型;也有可能在于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这样迥异的文本中发现某些特定的概念隐喻(如“生命是天平”或“情感是容器”等)。研究者可能认为发现文学名著的相同之处很有趣,但也有人指出把文学作品简化为普遍类型和原则会使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差异丧失殆尽。当然,简化论的诘责也同样适用于结构主义、文体学、体裁分类、文学史的划分及其他寻找文学文本间模式的研究。实际上,简化论是对所有人文研究的批判,因为通过定义理论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杂乱的个体语料概括为普遍类型(Freeman,1996)。

近几年又出现了用进化论批评(evolutionary criticism)或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进行的文学认知研究(Boyd 2009; Boyd et al., 2010; Carroll, 2011)。这种方法与认知诗学的研究途径背道而驰。例如,我们识别他人的进化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读者如何处置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而进化论批评家却认为,我们处置这些小说人物的方式是考察人类大脑在史前时期如何进化的依据。即使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思维实验(Gottschall 2008; Dutton 2009; Swirski 2010),但它仍是推测性很强、根本无法验证的“史前诗学”(paleopoetics)(Collins 2012)。

如果操作得当,认知文学研究(给它最宽泛的名称)可以很好地解释文学性及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从而解释人类共性。它对近年来文学批评常忽视的小说人物和叙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Vermeule 2010)。然而如果操作不当,认知诗学就成了新潮但空洞的泛化研究。一种倾向是,把有教养、开明的美国人的反应当作全人类反应的默认方式,那么人类真正的文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会模糊不清(Hogan,1996)。另一种倾向是,只关注读者的共识和

表示读者心理共性的表达方式(对于文学批评中稀奇古怪的创新来说,这令人耳目一新),但忽略读者的个体性和主观性。第三种情况是文艺学家和文学家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方法不甚了解,使用不当,以致忽略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可复制性、可证伪性、论证的性质等。

最危险的是,对于不太懂认知科学的人,认知文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批评理论。我认为认知诗学是方法(method)而不是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①。如果说认知诗学的原则在自然科学意义上行得通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它的分析目标是存在的,可以达到的。从这点来看,认知诗学研究的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自定目标的诗学建构。它是一种体验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因为它探讨自然现象(文学阅读及其感知效果);是体验性的,因为它认识到只有通过感知和认知的体验我们才能认识世界。于笔者而言,如果把认知文学研究看作批评理论,那么它将很快随着学术思潮的演进而消长,我们就看不到对人类理解的真正进步的時刻。

我对认知诗学领域这些危险的解析——也许并不新奇——就是要强调文本性和文本机理的核心地位(Gavins & Stockwell 2012)。在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意向性活动中,作品的文本模式是显著的、可回溯的。文本模式是不同读者的、可考量的共性,具有稳定性,是进一步解释读者接受和感知效果的关键。对文本系统的文体分析保持了文学作品独特性研究的中心地位。即使发现了文本间的共同模式,认知诗学仍强调此文本不同于彼文本的特性。强调文本依据也能保证文学主张能够被证伪,其准确性得到检验,能从根本上经得起考验,从而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三、认知诗学的原则

认知诗学的基本原则大都来自认知科学,一些是普通科学原则,另一些则特属文学艺术的非科学领域。后者需要做一些调整,使科学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对于艺术而言,其研究目标是意向性的,有赖于意识的。

认知科学最重要的原则是连续性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把连续性作为原则意味着范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标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在不同的情景下可以重新配置。比如,在大部分西方哲学史上身体与心智的区别并不显著,笛卡尔被认知科学批判后,二者才被明显区分开来。显然,人类思维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大脑的加工,还因为大脑受身体承载,具有人之特征,在人类共同的社会文化中存在。笛卡尔二元论之后的二元对立同样受到批判:自然与人工、理性与情感、意义和感觉、科学与艺术——显而易见,欧洲启蒙运动划分的这些区别并不符合人类的思维方式。心智是体验的心智(Lakoff & Johnson,1999),基于决定我们

^① 笔者认为,批评理论以观念(beliefs)为基础,不是基于证据(evidence)的方法。认知诗学是基于证据的科学框架(scientific framework),是可证伪的。

意识的经验、记忆和互动。

其次,我们对进化的感知具有连续性。人类语言能力的历史并不长(语言能力发展到100,000年才算成熟),文学写作能力的历史也很短(仅有11,000年),还未发生什么特别的进化演变。人类的认知语言能力处于各种生物构造之上,使我们能够看见、听到、区别事物、理解异同、使用工具、走路不会撞到东西。当然,通过写作,我们可以发现图形-背景关系在视觉场和小说虚构情景的虚拟场之间的连续性(Stockwell 2009)。小说和诗歌中的世界建构(world-building)与我们保持记忆中的某个地方的心理表征并无二致。小说人物除了不是真人这点微不足道的差别外,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人”。对于大脑中是否有“语言模块”,理论语言学一直颇有争议,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根本没有专门对小说世界和戏剧台词进行特殊处理的“文学模块”。相反,文学经验来自我们对普通生活经历的推论。

语言和思维之间也具有连续性。我们了解思维的唯一途径是语言,自我意识的体验仅是一种表征形式,因而了解语言的工作机制是了解思维的核心。这一论点使概念隐喻、图式理论和理想化认知模型这些个人体验构块(building blocks)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心(Lakoff, 1987)。隐喻在认知语言学早期研究中就占有重要地位(Lakoff & Johnson, 1980),现在仍是认知语言学的重点之一(Fauconnier & Turner 2002)。很显然,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强调被直接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中,从它的微观层面(如词汇混成、明喻、暗喻、语法隐喻)到文本和语篇层面[如寓言、象征手法、象征模式及讽刺、社会观察、道德说教的寓言特征(Turner, 1996, 2006)]都可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隐喻。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包括图形-背景的格式塔区分,原型性效应定义的范畴化及体验语境的丰富图示框架。图形-背景关系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中的区别较明显,其效果证据充足,易于观察,完全可以用来理解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注意力是如何变化的。图形-背景区分已发展为成熟的认知语法(Langacker, 2008)并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Hamilton 2003; Stockwell, 2009, 2010)。我们还可以分析小说片段中推动小句甚至整个语篇的叙事动力的能量(Talmy 2000a, 2000b)。这种正在发展的认知语篇语法也被用于阐释诗歌的抒情能量(Yuan 2013)。

原型性也一直是认知诗学的一个重要元素(Lakoff, 1987)。范畴化是从最典型到非典型的渐变(而非二元对立),我们需要依此重新认识大多数哲学范畴和分析范畴。论及文学,由于体裁和模式是原型性效应的产物(Stockwell, 2002),不同类型的文学、文学运动和文学时期才得以相互关联。甚至语义域的混成(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Dan-cygier 2006),语音学上清/浊辅音、辅音/元音等松散的二元区分(Evans and Green 2006: 34; Stockwell 2009),真人、小说人物和漫画人物之间典型性而非本体的区别都可以理解为图形-背景关系在文学分析中的应用(下文将进一步探

讨文学人物)。

认知诗学最早的研究兴趣是世界和图式,二者源于莱布尼兹(1710)和康德(1781),但其现代形式却来自于计算机编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 worlds semantics)和图式理论。不言而喻,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会建构作品形象生动的心理表征。认知诗学有许多理论阐释这一具体过程,其中最成功的是文本世界理论(text world theory)(Werth, 1999; Gavins 2007)。该理论指出,“文本驱动”(text-drivenness)原则决定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调用哪些记忆 and 知识。文本世界理论不仅用于解释文学意义和信息,近年还用来解释情感,包括移情和识别读者、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下一节将简要论述美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

四、从认知诗学到美学和伦理学

过去20年,认知诗学主要系统地解释意义,尽管这方面研究并不完善,但这一领域仍得到长足发展。然而许多研究者对文学阅读的情感、艺术和感知效果也很感兴趣。较之先前研究,认知诗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更为准确,其体验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基础更为深厚。毕竟,普通读者阅读小说、故事或诗歌不仅仅是为获取内容信息,更为欣赏美学效果;他们谈论的是文学的感受、力量 and 影响而非令人迷惑不解的意义(即使这是叙事动力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比如在犯罪小说或惊险小说中)。

比如在我的研究中探讨了用认知诗学的方法如何区别移情(empathy)(读者对小说人物亲密的认同和感情)和同情(sympathy)(读者对小说人物冷静或疏远但诚挚的感情)。文本世界理论甚至还可以考量读者与人物跨界的情感距离。例如,Stockwell(2011)探讨了16世纪波兰诗人Jan Kochanowski的两首关于诗人幼女之死的哀悼诗。这两首诗是同一作者几乎在同一时期以相同文学形式和主题所作。这些条件非常便于文学操作,使我能够分析为什么大多数读者觉得其中一首诗比另一首更感人、更动容、更移情。研究结论说明文本世界分析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它能捕获微妙的情感效果,能描写用其他原则或系统的方法难以阐释的内容。

总体来看,认知诗学能够描写文学作品中极为微妙、凝练、细腻的情感。这些美学效果常常是主观意识的觉察,或是潜意识中模糊、妙不可言的感觉,是一种心境、性情、稍纵即逝的感受或轻微的感知。多年来对那些诸如氛围、基调和气氛等文学术语完全是印象式批评,难尽人意,现在看来终于可以进行缜密的研究了。

意义和情感的必要整合是认知转向的结果(Strawson, 2010)。意义是体验的,体验涉及情感,二者密不可分。同样,意义和情感也常涉及与他人的互动及他们的观点、信仰和表达方式,因而伦理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意义、情感与道德三者的再结合使认知诗学分析能全面地综合信息性、美学和伦理学,这三点与亚里士多德(c.

350 BC)提出的修辞三诉求——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pathos)和人品诉求(ethos)(《修辞学》I. ii)一脉相承。现代认知科学认为语篇的这三方面实际上是紧密结合的。当前文学的认知研究尤其对读者伦理学很感兴趣,试图找到一种严谨的研究方法。如 Phelan(2005, 2012)和 Vermeule(2010)研究普通读者识别的人物而非文学批评理论探讨(或忽视)的复杂的、非体验的人物。Phelan研究的人物有三个要素:摹仿的(mimetic)、主题的(thematic)和合成的(synthetic)。人物的摹仿性在于他/她/它是可能的人(possible person) 主题性在于他/她/它具有艺术和创作意义,合成性在于他/她/它是写作技巧的产物。

如果我们用原型性的等级结构考察自我和他人、现实和小说、主体意识和在场的他者意识,我们感受到的“人”就具有如下特点:“人”的最佳样例是自己,其他人次之,但比起物体、动物或抽象概念,仍是“人”较好的样例(Stockwell, 2012)。树、马或整洁不是“人”的说法欠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人”的极差样例,至少在一般情况下如此。但在一些特殊的文学情景中,如托尔金笔下的树、斯威夫特笔下的马,英语中世纪寓言中的整洁,都可以被拟人化(personification)——这里的“拟人化”升格为“人格化”(impersonation)。所以在我的大脑中,我比你是更好的“人”的样例,我的家人比其他人是更好的“人”的样例,小说人物是“人”的样例的好坏取决于作者和我对人物丰满度的共同合作。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对人物和人进行认知研究,那么认知诗学可能对社会意识形态,即我们所说的伦理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阅读伦理学不仅适用于读者与人物的关系,还适用于叙述者、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认知诗学也因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作者意图、创作和文化的性质。简言之,我们可以——这次运用系统、原则和证据——回答文学批评关注的所有问题,最终利用合适的科学方法对文学阅读感知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文学的精妙科学。

参考文献:

- [1] Allington, Daniel & Joan Swann, Joan. Researching Literary Reading as Social Practice[J]. *Literary Reading as Social Practice (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9, (18) 3: 219-230.
- [2] Boyd, Brian. *On the Origin of Stories: Evolution, Cognition and Fiction*[M]. Cambridge: HUP, 2009.
- [3] Boyd, Brian. et al. *Evolution, Literature, and Film: A Reader*[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Byatt, A. S. Observe the Neurones: Between, above and below John Donne[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2 September, 2006.
- [5] Carroll, Joseph. *Reading Human Nature: Literary Darwi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NY SUNY Press, 2011.
- [6] Carter, Ronald & Peter Stockwell.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ader*[C]. London: Routledge, 2008.
- [7] Collins, Christopher. *Palaeopoetic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literate Imagination*[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8] Dancygier, Barbara. Special Issue on Blending[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6, (15) 1.
- [9] Dutton, Denis. *The Art Instinct: Beauty, Pleasure, and Human Evolution*[M]. Oxford: OUP, 2009.
- [10] Evans, Vyvyan & Melanie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1]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Y: Basic Books, 2002.
- [12] Freeman, Donald. According to my Bond: *King Lear* and Re-cognition[C]// Jean-Jacques Weber. *The Stylistics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280-297.
- [13] Gavins, Joanna. *Text World Theo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 Gavins, Joanna & Gerard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C]. London: Routledge, 2003.
- [15] Gavins, Joanna & Peter Stockwell. About the heart, where it hurt exactly, and how often[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2, (21) 4.
- [16] Gerrig, Richard. *Experiencing Narrative Worlds: On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Reading*[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7] Gottschall, Jonath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 New Humanitie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18] Hamilton, Craig. A Cognitive Grammar of “Hospital Barge” by Wilfred Owen[C]// Joanna Gavins and Gerard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55-65.
- [19] Hogan, Patrick Colm. Ethnocentrism and the very Idea of Literary Theory[J]. *College Literature*, 1996, (23) 1: 1-14.
- [20] Ingarden, Roman.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1]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2] Kant, Immanuel. *Critic der reinen Vernunft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1981.
- [23]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

- 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4] Lakoff , George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5] Lakoff , George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Y: Basic Books ,1999.
- [26] Langacker , Ronald.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UP ,2008.
- [27] Leibniz , Gottfried. *Essais de Théodicéesur la bonté de Dieu , la liberté de l' homme et l' origine du mal (The Theodocy)* [M]. Amsterdam: I. Troyel ,1710.
- [28] Miall , David. *Literary Read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M]. NY: Peter Lang ,2006.
- [29] O' Halloran , Kieran. Investigating Argumentation in Reading Groups: Combining Manual Qualitative Coding and Automated Corpus Analysis Tool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 , (32) 2: 172 – 196.
- [30] Peplow , David. “Oh , I' ve known a lot of Irish people”. Reading Group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1 ,(20) 4: 295 – 314.
- [31] Phelan ,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2] Phelan , James. James Phelan [C] //Peer Bundgård , Henrik Sklov Nielsen and Frederik Stjernfelt. *Narrative Theories and Poetics: Five Questions*. Copenhagen: Automatic Press ,2012: 175 – 86.
- [33] Semino , Elena & Jonathan Culpeper. *Cognitive Stylistics*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02.
- [34] Stockwell ,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35] Stockwell , Peter.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6] Stockwell , Peter. The Eleventh Checksheet of the Apocalypse [C] // Beatrix Busse & Dan McIntyre. *Language and Styl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419 – 32.
- [37] Stockwell , Peter. Authenticity and creativity in reading lamentation [C] // Joan Swann. *Creativity in Langu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1: 203 – 16.
- [38] Stockwell , Peter. Character , Caricature; Cognition , Creativity [R]. Paper presented at *Mixed Methods in Characteris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y 2012.
- [39] Strawson , G. *Mental Reality* (2nd ed)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 [40] Swirski , Peter. *Literature , Analytically Speaking: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 Analytic Aesthetics , and Evolution*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2010.
- [41] Tallis , R. The Neuroscience Delusion: Neuroaesthetics is Wrong about Our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 and It is Wrong about Humanity [Z].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9 April 2008.
- [42] Talmy ,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a.
- [43] Talmy ,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b.
- [44] Tsur ,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45] Turner , Mark. *The Literary Mind: The Origins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M]. NY: OUP ,1996.
- [46] Turner , Mark. *The Artful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Riddle of Human Creativity* [M]. Oxford: OUP ,2006.
- [47] Vermeule , Blakey. *Why Do We Care about Literary Character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8] Werth , Paul. *Text Worlds: 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 [M]. Harlow: Longman ,1999.
- [49] Whiteley , Sara. Text World Theory , Real Reader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1 ,(20) 1: 23 – 42.
- [50] Yuan , Wenjuan. *A Cognitive Kinetics of Literature: The Case of Wordsworth* [D]. PhD thesis ,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UK ,2013.

收稿日期: 2012-05-11

作者简介: Peter Stockwell,男,英国诺丁汉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文体学、认知诗学、叙事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研究。

马菊玲,女,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体学、认知诗学和语篇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 蒋勇军